

桃源縣志

增繪民國城鎮
鄉圖共二十本

桃源縣志

增補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說

明

桃源洞說

明經
邑人杜維耀 汝臨

古稱桃源洞又稱秦人洞又稱三十五洞天別爲一天云洞去邑治三十里渡白馬江登嶺下平田逶迤至仙逕亭亭傍有碑曰桃源佳致則撫臺趙公賢述昔劉公禹錫故語去半里許抵山南麓有碑曰桃源洞蓋侍御史公褒善所書者步仄逕攀石磴層級而上至洞前洞壁陡絕北向縱廣丈餘洞上崖石聳峭上有山凹飛泉直下垂垂而雨濺激作聲匯爲方塘塘旁小溪僅容足溪中九節菖蒲絡石泓澤青青平沙間下卽遇仙橋橋危欲墮橋下若陰寒氣逼人洞間濺激之水流至橋則遂沒其流更無澤竅莫可窮究橋左右山隴夾泉窄闔似相妒忌隴間方竹無慮數十萬竿亭

亭翠鬱林下有鱗盡五加黃精異草叢生復產異龜修尾勾喙後
甲差錯如鋸齒然名曰黃靈龜獲之禱雨輒雨環遊出山麓則歸
鶴峯迎賓館至仙逕亭又半里許過清風橋橋下清流湍急若拂
魚遊循砌道登桃川宮山門微風徐來倦可班荆小憩入萬壽宮
軒舉鬼峩左公館諸往來名公所撰詩辭雲蒸霞燦於棟楹間右
道院院側下有淪鼎池率曲逕盤旋更上至瞿童獅舉空心杉傳
云瘁而復榮者上元岳行宮內則元武殿登前樓山川蜿蜒明白
四達東眺淶蘿西望水溪蒼茫哉蒼茫哉左二百餘步爲煉丹臺
鼎跡猶具山背大江爲桃源後洞爲纜船洲爲桃花溪蓋昔漁郎
問津而入者山南北相距二里有奇內形勢景概皆多奇奇怪怪
之妙茲洞之造孰謂非天造者耶余桃源也素欲種桃丹邱結社
秦人因爲之說以解人之謂荒唐者不則何以有曰漁郎曰黃道

真曰黃洞源曰瞿柏庭曰洛浦師曰大德師之遺跡在

秦人洞說

江盈科

余過辰陽郡太守屠田叔清貞元詣人也酒間問余曰桃源秦人洞果卽曩者避秦之地乎余曰桃源之標此洞亦若黔中之二酉吳門之姑蘇臺皆愛禮存羊名是而實非也田叔曰淵明此記或者以爲寓言是耶非耶余曰當日漁郎實有此事其所至之境如記稱鷄犬相聞阡陌交通實是仙界蓋仙界者不離人世不卽人世有無之間真幻之際緣合則不求詣而自詣漁郎之無心而至是也緣盡則求詣而不可詣漁郎之復往而迷是也理固如此豈爲寓言田叔曰洞中亦不見佳處余曰兩山相夾內無奧區似覺未佳但洞裏所稱遇仙橋古色天然非人力結構又其地產方竹貴遊索之采伐漸盡亦產虎鬚蒲本草所謂九節通靈者也洞水

中有龜鉤吻如鸚鵡背有鬚四足與尾比他龜獨長其足尾皆有甲如龍鱗色深黃如滲金樣此三物也洞中之佳品也且水出洞中至洞前陰消入地不知所往亦是一奇地之得名或以此乎田叔曰余將以竹爲杖以蒲爲餌以龜爲守器要吾子爲采真之遊可乎余曰靈明不滓何物非仙真元不牾何地非仙奚必竹奚必蒲奚必龜而又奚必秦人洞也田叔深以爲然記之

兩弟號說

江盈科

初余號二弟曰楚樵四弟曰楚漁客問余曰兩君農也號樵漁奚居余曰此桃源故事也客曰系之以楚得毋泛乎余曰然請更爲洞樵爲武漁可乎客曰善已其義安居余曰王質樵子也偶入洞中觀仙人奕啖桃一顆辭歸凡世遂幾千年漁郎自武陵踏花入源上雞黍款畱信宿別去已復尋源迷不復得然則仙皆幻乎夫

仙非幻也人心有機忘機卽一日便可千年出入於機卽百年擾
擾猶一日耳乃其境則卽凡卽仙卽仙卽凡蓋心能移境非境移
心理固如此余兩弟家桃源耕食鑿飲麋鹿爲侶魚鼈爲鄰蛙鳴
以當鼓吹鳥語以當絲竹花開知春葉落知秋豈不誠忘機者哉
故不必腰斧寧非王質不必持竿甯非漁郎所謂卽凡卽仙是也
余碌碌長安薄宦微名無所建豎行將市斧一口竿一枝與兩弟
從事漁樵間以畢吾生誰續列仙傳者當不遺於予兄弟

秦人藏書說

闕士琦

當秦之時天下欲爲亂者十室而五自意爲釜中之魚枕上之肉
亂亦死不亂亦死背城借一以爲甘心憶此時有所爲而不可許
身與無所爲而不肯求死者獨白面書生耳余邑避秦人其一淵
明稱先世齊邑人妻子來此遂不復出而世或以爲隱或以爲仙

皆非也余觀古今人稱大酉小酉爲秦人藏書之室沅澱之間踪跡無所考疑舟車所至寄託斯存卽余邑避秦人所藏與丹巖碧巘固野客之天祿石渠也考史松柏客亡鹿馬臣起六國如不然之灰與秦首爲難者楚陳王涉耳天不喪文先開我楚於時縉紳先生抱禮器往歸之而孔甲亦爲陳博士百城四庫遂已在楚迨夫假王旣誅莊賈肆噬聖賢寄命有如亡子然後汗牛盈車不惜間關跋涉爲名山之藏則秦火未燬固有爲大力者負之而走矣故余常謂秦坑儒楚歸儒秦焚書楚救焚人知罪秦不知功楚此千古來一段不平公案然則秦人者豈其河內女子濟南伏生之後而漢武漢成所求劉李伊任所校此固爲自有書籍以來金城湯池矣余聞蠹魚三食神仙字爲脈望而侯道華亦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則夫丹竈煖寒白雲升降水花開落山中無定之秋父子

戲嬉天上無愁之侶豈復人間漢魏事耶謂之仙也亦宜

買山說

監生邑人江禹疏伯通號中散

買山說者爲灑公快也快灑公之得山與山之得灑公也嘗讀靈岳秘簡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而吾桃源爲洞天者二爲福地者一其他奇巖幽壑不列簡編者未可俵數宜乎來漁郎之問勤元亮之管近代偉人韻士如石公兄弟君超灑公暨先君子俱流連其間不啻山陰道九子峯也惜石公君超暨先公往矣歸然如魯靈光獨有灑公耳歲甲寅三月余同伯孔遊最賞心者爲穿石倒水一帶漁仙洞居其中而慨建置未雅命名不根爲山靈辱是時灑公亦遊而樂之因購此地不慧入郡城方誇其勝而灑公以書復我曰倒水十二峯已作我籬落下物實以賣賦錢爲買山資君得無妬我否余與伯孔大喜蓋有三快焉吾邑自漁郎問後一

邱一壑皆可名漁譬之嚴郡以子陵名且漁郎蕭然塵外出入異境非仙流乎乃於睢陽改漁爲餘夫世有有餘於仙者乎漁仙得復舊名此一快也功名之士與隱逸之士語嘿不同栖止亦異漁仙名洞洞宜仙居若寺則宜供大士至於文淵當祀於石室塑秀雅美髯不必肖武夫態按援本傳援爲人美鬚髮眉目如畫仍塑袁寄生吹笛其傍令其逸韻清風與武溪並遠此二快也是山寺宇一飭則上游穿石水心下游倒水者皆有憩遊之處且得瀝公爲茲山主或舒蘇門之嘯或爲東山之遊或如子瞻子元之談禪或如靖節遠公之結社一洗塵腐還於雅道此三快也蓋山川之於人文譬之名姝國士欲其湊合否則爲辱故加勝地以惡名混仙佛於一室無甯埋沒於荒煙野草供樵人牧豎之用猶無損也孰如今日去山之累標山之勝如紫衣之遇藥師浣紗之得少伯

一
所唐突於昔時而未能澡濯者一旦沐以蘭膏能無起舞爲快乎
蓋隱公經事之才出世之學仕倍文淵而性耽邱壑混迹仕隱之
間一翩翩濁世之謫仙也宜於山川兩相得哉余與伯孔幸睹其
勝異日如寄生之依伏波斯已奇矣因爲之說爲隱公頌焉
國朝

惡木說

羅人琮

余理別業剪荆棘闢荒蕪於草叢中見小樹一本高不盈尺質類
石榴枝葉扶疏參差勻停青蔥其色芊蕤其形謂宜養之成材放
葩結實足悅覽觀兼供賓客乃登正苑盛以紗盎寒則防冷暑則
防乾覆藏灌漑曾不憚煩逮至培植既周風露既飽逾月累年旁
枝糾抽亂幹橫穿短長無紀妨碍成愆蓋不復向時之故態矣或
曰此鬼柳亦惡木也幾欲斬除回念舊意徘徊猶豫殊未忍焉漸

至佳桂受其侵侮芳蘭怨其翳凌窘行吟之步混庭堦之清於是
挾持斧斤毅然於役棄之俄傾之際置之釜竈之餘諸謬式祛舊
貫頓復地畱疏影人遊空虛乃知君子之於物其始也擇之慎其
既也畜之漸不幸墮其雲霧末路難掩則忍之也戒濡而去之也
宜決嗟乎十年之計莫如樹木今其初終之不侔如此則推以處
夫天下事又惡可不以爲鑒哉

均堂小窋石室寓客說

布衣劉逢勳元輔號
邑人

乾坤其轉轂乎日月其奔輪乎五行四時代於前其一闢一闔之
無停樞乎是皆動者機也有動必有靜何以言之動則爲陽爲舒
於令爲春夏爲和煦長養爲上下交泰爲風雨雪霜以時天下安
之爲人民老壽爲物遂其性靜則爲陰爲慘於令爲秋冬爲肅殺
閉塞爲否天下拂之其變爲大水大旱大雹兵戈癘疫萬物各失

其性爲妖孽而人民札瘥天昏此無他機之動靜然也有大動必
有大靜何以言之夫自鴻荒以來高卑之位如故二曜之明如故
凡在覆幬照臨之下者亦莫不如故資爲生始而蒸蒸日上雖其
間時有偏勝而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其升降盛衰通塞之大勢恆
均可謂動之至已而大靜無驗邵子混沌之說殆信然歟嗟乎人
於千百億年欲以藐躬參立非神聖孰與於斯吾兄堊民不主均
堂而客均堂是故之以或聞而難兄曰若季云云子之達觀固與
漆園造物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太白光陰過客之旨千古同心雖
然均堂與子終歸於盡子顧窮年矻矻若欲託言以自見焉抑何
其未化耶兄曰羽無爲而飛獸無爲而走魚無爲而躍鳥無爲而
喧寂草木無爲而榮花果無爲而實蠢蠢嘈嘈形形色色品物之
類曷勝紀極是皆機之動靜然也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是故寓客

之言有聒人耳者樂之箏琶也有澀人口者食之薑茶也有束人手足身心者視之必以爲桎梏苦之必以爲藥石也或皆不中而目笑存之掩鼻過之直傀儡而已矢溺而已文字之燄騰爲毒霧筆墨之精化爲朽壤亭園坵墟荒穢榛莽游魂精氣與化來往是又機之於人其動靜然也莊周之言曰聖人無功神人無名非無功也功在兩間不自以爲功也非無名也名在兩間不自以爲名也不功其功是以有功不名其名是以有名五帝三皇是已夫是故參三才而爲人若夫言也者童而嬉笑壯而誦讀老而嘯歌不出乎此誰與以厲禁箝其口率儔類而盡爲瘡痍此必不能之機也或又稱管寧之牀張融之舟淵明之廬僅取容膝子均堂之石室筆硯載籍茶竈釣筒詩瓢酒盞廓乎有容而顧謂小殆欲如盤古氏以天地爲廬山川爲血脈噫氣爲風雷乎兄曰是說也誕吾

無取焉在昔東漢馬伏波征蠻駐軍昆境寫石於道署其中遂成
名勝且其人上忠王事下誠子孫少倜儻而能節抑以持其終吾
愛之慕之有志未逮乃今亦吾夫子竊比老彭之意耳言已相與
息機並坐予遂次第勒諸石室又恐世怖其說而盟之曰乾坤不
毀日月不食五行四時不錯易猶大動而未大靜也當闕石室勿
出

寒蟬說

一作蟬鳴篇

授黔保舉訓導邑人

向文奎

研秋號大谷

景迹逐臭而飛靡所定止光天化日之下營營然呼朋引類方將
入枯魚之市饜所求而一快其意道經碧柳林前者唱于隨者喁
喁澤畔香草幾爲所溷而莫之薰蕕勝鳴公者窮蟬氏之流裔也
與其族類蝸范氏蛸蠨氏棲隱於林越數世矣林之青靄閣則支
室樂婦居之樂婦早娶子螭蛄少不更事景迹願得而甘心焉勝

鳴公恐其爲所惑也聚族而謀曰朋飛薨薨固猶是化生者流也
吾類也非吾類也不類而類也類而不類也胡爲而遽集於此吁
蜩范汝其率族力拒毋少優容螻蛄洩其語景迹之徒青蠅聞之
揚言於眾曰彼非昧炎涼之趨而神蛻自矜者乎彼豈洞結納之
故而熱腸爲人者乎今旣不我鍼芥去宜速螻蛄之圖自有日也
遂行已而鮑魚肆還復憇於斯遣蜚語而口給者諷螻蛄曰居今
之俗行古之道西山之清孰若柳下之和子學道勝鳴公久矣啼
餓號寒固安之矣亦嘗聞吾師之教乎夫生濁世而鳴清潔是好
爲苟難也處流俗而矜高蹈是矯爲不情也浮生若夢何自苦爲
若吾類者逍遙於肥酒大肉之間翱翔於深檐華棖之地涵淹卵
育於蒙翳沮洳之區聲能亂聽色能亂視行能黑白物神能夢覺
人當其因熱而動往來絡繹雖王公貴人才士清客疇敢當吾餓

而不避也。螻蛄傾耳解頤，狂迷失其真宰，欲從之，請於母，不許。竟託辭以去。勝鳴公乃踞綠槐高處，發聲悲鳴者三日，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螻蛄聞而悔之，反飾辭以面勝鳴公，責之曰：「吾先世至德公，遯迹山林，遠濁流厲清節，故迄今猶稱五德家風。若胡爲者，乃以羽毛靈姿而下等蜉蝣身世之所爲乎？」螻蛄曰：「五德者，其卽文清廉儉信之謂耶？得毋枯槁林泉而不見取於君子達人耶？」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則其操可以立身，可以事君，陸士龍豈諛我先人耶？且夫至德公之欲息交絕遊者，抑亦識時變而恐罹於害也。語未訖，適蛸螻自外入，報前營營者。旣而作林莽，熱客蠶食於蜥蜴氏者，半未幾，作海隅弔客腹，葬於蠅蠅氏者，又半。勝鳴公愀然改容曰：「大凡天之生物，莫非氣之所感而成也。吾聞讒人死，其氣化爲青蠅，然則青蠅死，不又將有所化生乎？何死者之衆也！」